

每逢

147

# 吾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七日發行

世界  
 之  
 生活  
 我見  
 悲涼  
 非  
 性  
 故事  
 故事

每冊售價二角

No. 186. 31. 9. 7.

第七十五期 第二卷

吾友報社發行 東北

# 葡萄牙之現狀及其展望

·伊之·

葡萄牙是歐洲最後中立國之一。自大戰以來，葡政府維護維穩，嚴守中立，並積極增強軍備，保護其海外領土與本國土地之完整。惟英美久已覬覦葡屬海外領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澳洲及荷蘭軍隊竟強力佔領葡屬「的摩爾」。因此，政府被迫與德義接近。促成此種趨勢者厥為英美對葡之威脅。

目前葡萄牙政府之唯一要人是身兼外交部長，首相，軍政部長，以及財政部長之薩拉亞爾。以一人之精力兼任數項要職，在各國政府中尚屬創見。

因為薩拉亞爾在葡萄牙政府中獨據內政及外交方面的重任，所以一般人皆認為葡萄牙是一個獨裁制的國家。誠然，今日之葡萄牙政府在某幾方面頗似法西斯蒂黨統治下的義大利，甚至葡萄牙政府的組織與義大利也有相當之點，或做效義大利政府的組織。

但是相同之點固然很多，相異之點亦復不少。十五年以前，當卡摩納將軍推翻葡萄牙舊政府，成立新政府之時，雖立志從新改革內政，但在實際上與已往之軍事政府無甚差別。軍事政府以武力奪權，終被武力所推翻。

卡摩納就任總統以後，即召薩拉亞爾入閣，委以財政部長之重任，以整理腐敗與落伍之國家財政。薩拉亞爾在今日之地位即由此時奠定其基礎。當薩拉亞爾初任財政部長，整理國家財政，平復國庫收支交功以後，並未獲得全國人民之信賴與擁護。因為國家財政之極端紊亂與疲弊之時，薩拉亞爾以嚴厲之態度加以整頓，受之者皆覺其手腳酷苛，難以容忍。所以薩拉亞爾着手改革內政之始，與德國之國社黨運動，義大利之法西斯運動，在人民方面之反響迥然不同。其後，葡萄牙政府之革新運動及其聲望，漸為人民所察悉，因此始獲得多數人民之同情與擁護。

至於今日，薩拉亞爾雖為首先並兼任內政及外交之要職，實握對內對外之大權，但其地位與聲望不能與希特勒及墨索里尼相提並論。薩拉亞爾本人是主張獨裁制的；與葡萄牙人民最近十年內亦未曾見及天才政治家如薩

拉亞爾其人者。薩拉亞爾很少對人民發表刺激性之演說。如謂薩拉亞爾政府在今日已屬穩固而安定，則此種穩固與安定非由於薩拉亞爾之辯才，實乃由於政治的能力。因過去數十年以來，葡萄牙內政之腐敗與動盪不安，至今已一掃無餘。此種革新與整頓，當其功者為薩拉亞爾。

自然，薩拉亞爾的改革是與舊日傳統的觀念及種種陋習相衝突的。大部分人民對於政府的改革雖同情，但不能與德義兩國人民絕對信賴政府的態度相比擬。這種原因是不難明瞭的。因為德義兩國都是實行一黨專政的。國社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國家的最高信仰。在「主義」的大問題下，人民對於國家的觀念，已經成了某一種的定型，絕對沒有懷疑之可能。葡萄牙就缺乏這種政治上的共同信仰，缺乏以某種主義為全國人民所信仰的最高標準。她的政治純屬於人為的政治，沒有唯一的政黨，沒有固定的信條，更沒有共同的政治哲學去統一起來全國人民對於國家的觀念。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一種政黨或一種主義對於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是必不可缺少的。

反之，葡萄牙國內還潛伏着對於現時政府不滿的勢力。代表這種不滿現狀的階級是知識份子。第一，我們先要知道，葡萄牙是一個文化較落後的國家，國內的知識份子在全人口中佔着很小的百分比。當卡摩納於一九二六年就任共和國總統時，全國人民有百分之七五是屬於文盲一類的。據一九四〇年葡萄牙著名報紙的統計，全國人民尚有三分之一是文盲。數十年以來，葡萄牙青年之受大學教育者，完全歸自巴黎，而巴黎歸國的知識青年，大都染有法國左派政黨的色彩。葡萄牙人一部分人民對於現時薩拉亞爾政府之不滿，此亦係原因之一。但是葡萄牙在政治上的傑出人才很少，人民的知識水準又很低，所以造成薩拉亞爾今日之地位者，

亦甚因此。

薩拉亞爾對於政界中知識份子的潛伏勢力不是完全不加防範的。他將國內一切大權盡行操之於一己之掌握中，但對於知識份子利用報紙批評政治的自由權利則不加限制。這種手段可以緩和知識份子的怨恨，不致因極端壓制而引起暴烈的行動。實際上亦因葡萄牙國內人言過多，一切政治上的見解和議論並不能以報紙為媒介而傳達於人民的心目中。

在宗教方面，葡萄牙人民大多數都是虔誠的天主教信徒。薩拉亞爾本人也是天主教的竭誠擁護者。過去葡萄牙政府曾因排斥天主教而與羅馬教皇之關係一度破裂。薩拉亞爾入主內閣以後，秘密進行調解，終於一九四〇年與羅馬簽訂協約，掃除過去之積弊。薩拉亞爾認為宗教的統一為國家組織力的一種因素，但不欲宗教的努力侵入政治的範圍。這種態度頗為一部分熱心教會事業的人所不滿，但薩拉亞爾在宗教方面的努力即不因此而稍減。

論到葡萄牙對外的關係，我們先要知道宗教方面的知識份子大都有親英親美的傾向。這般知識份子利用報紙作工具，發表其政治見解，甚有時越過了中立國的地位。自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戰爆發後，葡萄牙對外交策雖謹慎，嚴守中立。自戰爭開始，葡萄牙之地位即異常困難。其後戰爭之範圍愈益擴大，葡萄牙之地位亦愈感困難。遠在聯合國於一九四一年侵犯葡萄牙之主權以前，葡萄牙政府已窺悉英美對於葡屬大西洋諸島已存攫奪之心。最近馬達加斯加之事件及英美建立第二戰線之宣傳，並不會減少地方之恐懼。

值此紛擾動亂之今日，薩拉亞爾對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持葡萄牙海外屬地的完整。葡政府對交戰國之外交所以謹慎從事者，即係此種政策之表現。自戰爭開始，葡萄牙之地位即或為騎驎之勢。企圖誘使葡萄牙參加聯合國方面作戰的潛勢力，在某一時期頗為活躍。在一九三九年內，葡萄牙國內一部分人民相信大戰開始後，葡萄牙即將捲入激渦。在對外交關係上，葡萄牙於一九三七年曾與英國訂立「奧爾德雷德同盟條約」；第一次大戰時，葡萄牙加入協約國作戰。在此大戰中，葡萄牙如與聯合國立於敵對的地位，同時，葡萄牙沿岸一帶之制海權如為英美及其聯合國所掌握，葡萄牙恐無力防守其大西洋上的屬島。

上面已經說過，葡萄牙國內知識份子利用報紙而發表其親英思想——尤其是親法。按英葡的關係上說，一七七二年曾有同盟條約英葡間之貿易亦頗興盛。但英本上雖葡較遠，故英本上之關係不如法葡之關係密切。所以，當一九四〇年夏季法蘭西崩潰時，葡萄牙國內知識份子無不震驚，而一般另派份子對德國甚至發生敵意。

而是在此次戰爭中如何保持其大西洋上的屬島。當西班牙內戰時，葡萄牙對於英法在西歐的政策深為不滿，因為西班牙如一旦為布爾什維克主義所侵入，或立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權，則首先受威脅者為葡萄牙。所以，當西班牙內戰進行時，葡萄牙之志願軍與德義兩國志願軍共同作戰。由此足證葡政府與德義兩國共同利益之所在。薩拉亞爾深知德義如不獲勝，則葡之民主集團，則葡政府之生命亦將隨之告終。

目前薩拉亞爾之外交方針，在保持中立之地位，保全海外領土之完整；直至世界恢復和平。在大戰開始時，德國政府向葡政府提出條件，葡政府自願中立及屬地領土之完整，而以葡萄牙維持中立為條件。此之謂也。葡政府開始後即以攫取葡屬海外領土為威脅，特別是葡屬北部大西洋亞速爾島及威德角羣島。美國對葡亦公然發出威脅，不獨報紙為然，甚至上議院議員與羅斯福總統亦曾言及。葡政府對此種威脅已決意不甘屈服，必出以正式抵抗。由於葡政府屢次派遣援軍至亞速爾島，威德角羣島，以及非洲之摩贊比克島可以證明。至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澳洲及荷蘭軍隊之佔領的摩贊，係出於葡萄牙之未準備。葡政府對於英國之怨恨日深，尚有其他理由。自大戰開始後，英國非法干涉葡萄牙與其他中立國，以及葡萄牙本國與海外屬地間之貿易與海上交通，甚至郵件亦被英方檢查。葡政府對此種事件惟有容忍而已，避免與英直接衝突。

葡政府對於連續發生之侵犯行為始終保持容忍態度者，負責方面已明白解釋係因軍備力之不足。葡政府曾於大戰以前或大戰之初即着手於軍備之擴充，必可減少危及中立及侵犯領土之種種威脅。在一九四〇年夏季，葡萄牙軍界領袖甚至公然言明葡萄牙軍備力之薄弱，薩拉亞爾亦謂葡萄牙之軍力絕不抵抗強國之威脅與侵犯，但是葡萄牙如增強軍備，則可與一國或數國結成同盟，參加作戰。果爾如此，則葡萄牙之中立地位更難保持。

在過去，除西班牙以外，葡萄牙與歐洲大陸各國關係並不密切。自葡萄牙於二十世紀成立統一政府以來，葡萄牙在實際上已成為大西洋岸上的一個國家，而與歐洲大陸的關係更形疏遠。但是這次大戰是將決定世界的命運的。葡萄牙欲求土地之完整，主權之獨立，必須與德義合作，適此布爾什維克主義之侵入歐洲。以薩拉亞爾之知見，必能切實明瞭歐洲之趨勢，而知所選擇。本年六月二十五日，薩拉亞爾在其廣播演說中，曾明白表示與新興的歐洲積極合作。其演說詞之一段謂：「今日之世界輾轉呻吟於實利主義，個人主義，以及道德之破產中。唯有恢復精神文明始可恢復歐洲之和平，始可拯救歐洲甚至全世界於共產主義之威脅中。英國最大之錯誤係與蘇聯結成聯合，使世界之生靈受其災殃。第一次大戰以後者，必為一種新秩序。」



### 世界的心臟 陳礪譯

在前荷屬東印度羣島中，戰爭繼續最久的是蘇門答拉。但下面這篇文字並不是談論戰爭，而是一篇繪形繪色的多巴湖上生活的描寫，執筆者為世界遊歷家 D. H. C. Tordella，現為駐上海的外人訪員，這篇文字寫來非常生動，活潑紙上，不過由拙筆譯出，或許會減色不少。

「倘若你到蘇門答拉去，那麼你決不可不到巴達克去一遊。三十年前，那地方的人們還在吃着他們的年老的丈母娘，當作盛饌，直到現在，他們也仍然以烤狗肉為無上的佳味。」這是一位在薩依德港與科倫坡之間跑慣了的旅行家對我說的。「你不可不去多巴湖，」世界的心臟，和薩摩色島上的巴達克加拉，」在梅丹種煙草的老手又選擇對我說，梅丹是在蘇門答拉沿岸的一個近代城市。那裏著名的德利雪茄煙公司，以及橡皮、棕桐油、龍舌蘭、茶、咖啡等等的公司，他們在內地佔有千萬畝的樹木園。

這不就以引起你想到那地方去的慾望嗎？我關於那地方所知道的事情，是那最可怕的吃人的風俗和那凶野的武士，六十年前，德國的傳教士用了種種技巧和無限的忍耐與愛，纔使這地方開放了。

在梅丹的某一個清朗的早晨，離德利王的華麗的宮殿不遠，我們乘上幾輛五彩的無蓋公共汽車。我們的周圍坐滿了馬來女子，中國苦力，汚穢的黑髮孩子，車上還堆了許多菠蘿，叫嚷着的猶像許多嬰兒似的躺在竹席子上。車夫旁邊的坐位算是頭等，我們那位褐色皮膚的車夫穿着鮮明顏色的寬袍，濃黑的頭髮上戴着一頂淺黃色的絨帽。用他那黑着的腳踏動車閘，用兩個手指頭管着舵盤，另一隻手很隨便地捲着一枝紙煙，或是

動動這裏那裏。同時他常常回頭來望着一個風流多姿的中國女子，她一邊捲她的紙傘，一邊像一隻麻雀似的喋喋不休的在談着。我們的車開得很快，穿過無窮無盡的煙草田和橡樹園。沿路經過許多鄉村，煙草棚，和一些孤零零的歐洲式的大樓。牛車在這旁慢慢的蠕動。在橡樹園，我們看見苦力們由各樹上採取乳白色的橡樹汁。棕桐樹發出甜而濕的氣味令人感到一種壓迫。深藍的穹空覆在這熱帶的綠色世界上，看來好像那肥沃土地中生出的一切東西都是人們的食糧。

道路越走越高。第一處茶樹林出現了。暗綠的茶林中閃耀着採茶婦女的鮮艷色彩的裙子。稻田裏有許多灣着腰的婦女，背着穿花布衣服的越們的嬰孩。由早到晚，她們就在這綠色的稻田裏工作。她們耕地，做飯，織布，染色。男子却差不多不做什麼事情，他們下棋，或是在鄉村咖啡館裏閑談，至多也不過是到市上去賣賣果子，菜蔬，雞，本地產的糖，大捲的煙草等等的東西，而巴達克美麗的女子却要做種種勞苦的工作，因此她們很快就衰老了。

我們感到逐漸涼爽起來，因為現在我們已經來到四千呎高處，道路盤旋着穿過橡樹林，忽然多巴湖就在我們的下面顯出了碧綠澄澈，像是一隻巨大的神秘的眼睛。這湖在一千六百尺的高

山上，躺在稻田與橡樹林之間，平靜得像是一面鏡子。這樣的湖看來好像決不會於人有害的，而實際它却深到五百碼。巴達克人說這是個無底的湖，因為他們既不能用這樣說法來解釋為什麼船沉沒之後就永遠不能再發現的原故。

站在山頂上向下望着這世界最大的火山，不禁感覺到自己的渺小。多巴湖長約六十哩，有幾處寬達二十哩，以前曾是一些巨大的火山。湖中有薩摩色島，據傳說這是所有巴達克人的產生地方，但據科學的研究，巴達克人是於先史時期由交趾半島而來，構成蘇門答拉的原始居民。多巴湖已成了熱帶居民的避暑勝地，由蘇門答拉以至新加坡，凡是倦於室內悶熱的人們都逃到這四季長春的多巴湖岸來。倘在六十年前，若不冒着生命的危險，就無法見到這珍奇之湖。巴達克人利用槍盾衛護他們的鄉土，膽敢去接近他們的歐洲人就一定會遭到災禍的。歐洲人被他們擒獲之後，就將慘死而被他們吃掉。巴達克人相信神秘之力都存在於人的腦中。他們吃每一個活人是極大的盛宴，因為他們認為那個犧牲者的力量都可以由此分給所有參加這盛宴的人們。

所吃的人大抵是受傷的敵人，賊，姦夫，弱者和老人。某人若是已經不能攀上那陡直的通上巴達克家屋的梯子，那麼他的末日就到了。於是他就被人吃掉，把頭埋在新蓋房子的柱子下面，如此可以為這一家人招來好運和氣力。這好像說來神奇，但在巴達克人看來，歐洲人也是些強取人頭的傢伙，因此他們畏懼歐洲人。他們對於架在蘇門答拉大河上的那些長橋的說明是：「橋頭下面都埋着人頭，是那些精靈把橋支持著的。」

土人叫做「世界的心臟」的綠色薩摩色島上，住有十萬巴達克人，是一種高傲的武士的社會。他們打魚，種稻，採集檸檬果，香蕉，以及各種野生果木樹的果子。用獨木舟載運他們田地裏和果園裏的出產到附近的市上去賣。往往也可以看見他們列着長隊，頭上頂着貨物進行。市場的貨

攤上總是擠滿了人，彷彿他們上一次市便可永久不再來了一般。

在多巴湖的半島上布拉巴港口，正有一隻大獨木船泊在那裏等待我們。八個褐色皮膚的人大聲喊着「雅拉斯」在招呼我們，這是他們古來戰爭時的一種吶喊。一隻獨木船中可裝五十個水手。每年都有獨木船大競賽，由荷蘭政府發給獎品。

我們的水手們用力打起短槳，船就嘩嘩像箭一般地前進了。波浪打在船舷，發出有節奏的聲音。白雲籠罩着山頭。山後兩岸大活火山噴出的琉璃蒸氣，照得半天通黃。水手們架黃色的標背在日光中閃耀着，高聲互相鼓舞催促，不久他們就唱起「班加拉吹來的風」。他們是爲風神和死神而唱。而且船上所飾的花朵和野薇，也是爲敬神而用的。但這些褐色水手却是基督教徒。一個名叫斯馬克，其餘的叫梅爾哲東，卡爾，威爾海姆，和路得，這些名字都是島上那座白色小教堂中的德國宣教士贈給他們的。

斯馬克帶着一隻角，他忽然用力吹響起來，全船都發生震動。「你對你的車夫說你來了，他聽不見的，」他解釋說。果然他的角好像很有點用處，因爲我們到了安布利塔看不見一輛車子，經他用力一吹，居然吹來了。

我們聽見一個低小的竹柵子裏有音樂的聲音，於是就走了進去。這是安布利塔的咖啡館。每一個桌上都有人下棋。雞在凳子之間往來穿行，一張桌子下面躺着一隻黑豬。一個孩子用一種張着兩根弦像一隻船似的木製樂器彈出凄慘的馬來調。

我們出來尋找我們的車子，路過教堂，學校，和衛生處。一羣羣驚疑眼睛的孩子告訴我們說，村長那裏可以有存車的房子。正說着，那位尊貴的村長向我們迎來了。他穿着紅綠黃三色條紋的寬袍，向我們鞠了許多躬，說了許多我們聽不懂的話，在歡迎我們。十一個人忙著裝我們車上的水箱。其餘的村人和附近左右的大人孩子，踉蹌在村長住宅的石階上和走廊裏。

「我今天接到一架無線電收音機，這是在歐摩的。第一架無線電收音機，」村長很得意地宣布說。「你們要聽聽嗎？等着汽車修理好了再地如何？」隨後就聽見連續不斷的維也納華茲舞曲，好像那無線電是專我們放的一樣，不由得把我們吸引到那悶熱的大廳裏去，裏面正有一大羣巴達克人嚴肅地坐着靜聽。

當我們那滿載的舊式汽車在全村人的歡呼聲中開行時，太陽已經在山後通紅的降落了。雖然這時候已經沒有了陽光，可是我們的汽車夫戴着一副大黑眼鏡。他的神氣很正經，我們希望他開車時也像這樣正經纔好，因爲道路很險，這是一條直向多巴湖去的下坡路，湖水映着落霞，發出五彩的光芒，像是紅的海。

他彷彿着了魔似地拚命疾馳前去。我們趕緊用繩子把車門拴住，免得我們的行李被拋出去。起初我們膽怯地喊着「慢點！慢點！」可是我們那位黑臉車夫每次回過頭來在我們面前哼一口，於是我們覺得還是不作聲爲妙。經過了幾座木橋，每轉一個灣，汽車就發出嘎嘎的聲音。瀑布由山崖上急沖下來，棕櫚樹在微風中搖擺着，太陽剛一沉沒到多巴湖中，天已黑了。

我們來到竹林深處停下來。打算當晚去拜訪這裏的村長。我們拿了手電筒和手杖出發。誰也不會想到在稠密得不能通過的竹林後面會有村庄。這種村庄就像一座小的堡壘，有很高的土牆，石垣，或竹林包圍着。狂吠的狗，嗷叫的豬，和啼鳴的家禽，牠們叫聲得震耳欲聾地在迎接我們。全村的人都趕跑出來，目瞪口呆地望着我們，看見我們手電筒裏發出遠射的光，似乎是在冒險小說中描述的情形一樣，一切都顯得陰森可怕。

村長不在村子裏，他到附近的一個小村子裏參加二十年來第一次的俱樂部去了。村裏的一位老者出來迎我們進村，去參觀他的住宅。不久村裏的人對我們熱起來，讓我們攀上他們那危險的梯子。穿過屋底的洞，進到他們的屋裏去。

他們房子的屋底是懸空的，四角有四根柱子支起，這樣可以避免潮濕，防禦蚊子的侵襲，而且屋內的空氣得以流通。蛇和其他的獸類也不易爬上去，廢物殘渣又可以由屋底的洞中拋去，非常便利。

(未完)

(照前之圖爲巴達克人狂歡舞蹈，舉行吃人的盛宴。)

### 華北作家協會

#### 成立大會

九月十三日在北京飯店舉行

周作人督辦就評議員會主席

關於華北作家協會成立之旨趣及事業計劃各節，已誌前報。茲悉該會現正積極進行成立事宜，本月四日該會籌備委員柳龍光張鐵宰兩氏，於上午十時赴教育總署普濟周督辦，關於該會事業計劃，成立大會，及評議員人選問題均加懇談。周督辦表示全幅贊成，並允就該協會評議員會主席。聞該協會刻已決定於本月十三日上午十時，在北京飯店大禮堂，舉行成立典禮，並全體會員大會，邀請中日文化界各方參加。又聞該會幹事會人選已預定如左：

- 柳龍光(武德報社編輯部長)張鐵宰(中國文藝主編)黃道明(新進月刊社長)徐白林(教育總署編審會主任編審)顧瀛(吾友報社社長)張星樵(新少年雜誌社社長)王石予(中國文藝編輯)張域寧(中國公論代表)王則國(民雜誌主編)德玉液(武德報社整理課)

# 漫談無錫景

·丁巴·



## 無錫地名的由來

交通的重要命脈，而且還近隣着國際都市上海的大消費市場，所以作為工業都市的發展，是具備着完備的條件。

然而，在條件略略相同之下的蘇州，為什麼見不到像無錫那樣的活潑的產業發達呢？就此若不考慮一下無錫的性質是不行的。

無錫的文化較蘇州是相當的落後。概括來說，在文化都市中所見到的民情是悠長的開通的，且對一般的世事都很踴躍，然而無錫人的性格是恰與此相反，是活動的，乾脆一句話從眼到鼻子都表現出那麼一種玲瓏筋兒，無錫人的忙碌可說是現在產業都市無錫的成因之一。

無錫人對資本的活用很是巧妙，故在投機事業上是極敏感的，祇看做小買賣的商人的競爭，亦是非常熱烈。若看出某種買賣是適合時宜的，那麼同業者就很快的並軒開店了。若覺着製絲工業是有利的話，工場在各地就如雨後春筍般的建立起來了；在最隆盛的時候，絲廠的總數據說超過數百之多。精製柴油而成燈用煤油的工業若適合時宜的話，那麼小工場就很快快的林立起來，如此種種的確是其他地方所見不到的光景。

然而，雖說是出錫，其實山還是個不足百來米，高的小山，所以不久錫就被掘盡了，其後此山就名爲「錫山」，現在的無錫據傳亦是由此而生的。可是在叫「無錫」以前叫什麼呢？沒有正確文件可考，我們只好稱他爲「有錫」了，據說在某一個時代還曾叫過梁溪。

## 當地產業的種種

東西百二十餘里，南北百十餘里，總面積三千六百五十里的無錫縣幾乎全部是沃野耕地，南方有雄大的太湖，給與灌溉上以特大的方便，且溝渠四通八達，故水上交通亦很方便，和以鐵路爲主的陸上交通相聯絡，正形成了江南沃野水陸

大的打擊，於是破產和歇業者前後相繼，隨呈一時的衰落。但不久又復興起來。

紡工廠的創設據說以無錫爲最早，至民國廿六年大紡織工場共有七所，紡絲數二十餘萬，紡織機三千餘架，呈極隆盛的狀態。

## 無錫的名勝

無錫雖有二三千年的歷史，但遺留下來的古蹟卻不多。和蘇州的舊蹟名勝同樣的被太平軍幾乎完全破壞。

其中稍古的名勝舊蹟的大部分是集中在太湖

## 宜興小志

宜興八景不亞於燕京八景

笑凡

宜興，江蘇的一個縣城，在秦朝時叫做「陽羨」，到了晉朝，改爲義興郡，受轄管轄的有四個縣城，唐朝時候又改義興郡爲宜興，到了清朝又將宜興分爲兩縣，就是我們所常說的「荆溪」和「宜興」，全隸於常州府，中華民國成立後，又合併兩縣稱爲宜興這就是宜興的大概沿革。縣城的西南界是安徽的廣德，東南界是浙江的長興，東北接武進縣，西北接金壇，溧陽。面積相當廣大，東西南北大約有一百多里，縣的西南毗山，東北連水。山有陳墓，天頂，龍池，善卷，老嶺，銅官，南嶺等。矮樹叢叢，山苔黃中透綠，綠中透黃的；好像綠絨氈鋪在山上一般。小小的湖溪也澄清的游游着，在山陽的桃杏更互相爭艷的，在粉紅的綠色中，被旭日照得發出一縷縷的光亮，直向上空射出光芒，春秋的美麗，完全表現無遺了。

水有洮湖，瀟湖，馬公瀟等，運河有東西洮及洮湖等水，尤其是在山水的中間，在春光明媚

畔和「惠山」地區，在鄉村裏是見不到什麼痕跡的。遊覽無錫者的遊覽行程大體如右所述，但我們現在就以下的順次將主要的名勝舊蹟的大略稍述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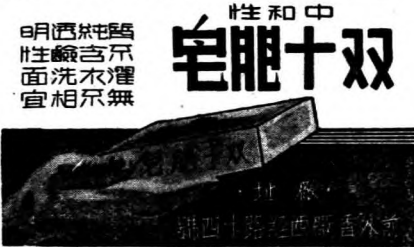
遊覽的行程

第一日 太湖畔(絕) 蠡園 滄莊 寶界橋 蠡園 萬頃堂 梅園 東大池  
 第二日 惠山城區的遊覽(黃包車) 惠山 梅園 崇安寺 公園 黃埠墩  
 第三日 距無錫站約十一公里。這是民國元年麵粉大王榮德生兄弟的建築物，園內植有梅樹約五千棵，園內山頂設有敬塔，可以鳥瞰太湖。  
 蠡園 距無錫站約十五公里，在五里湖畔，是民國十八年築造梅園的榮德生的弟弟崇敏的別莊，從梅園起築有蜿蜒甬道，植以桃柳，與五里湖的波光相對應，形成了雄大的自然美。  
 蠡園 距車站約十公里，民國十六年王禹卿，集人工之粹，在園內造有長廊，月台，游泳池等，一向稱為天下遊子的好遊之所，但因蒙此次事變的戰禍，往時的景觀幾乎完全沒有了，可是與梅園和蠡園一樣都成了日本人的遊覽地了。  
 惠山 別名又呼為歷山，又因山形像龍故又名為九龍山。據說是依惠照禪師的開山而命名為惠山的。山的周圍約四十里，高約百餘丈，是縣內最高的山。若沿着山根的三家亭的背後的石階上登，經文昌閣，三宮殿可至山頂。頂上有幾座古色蒼蒼的佛寺與道院。  
 立在山頂上遠望，沿着漂渺的太湖岸，可以遠遠的望見了蘇州，常熟，宜興的山。到清明，中秋，重陽等節的時候，人們多携帶酒食登山遊覽。

第二泉 又名惠山泉或惠泉，亦有稱陸子泉的，自古就成了茶人的話題。  
 唐詩人皮日休的惠山泉內有如下的絕句：  
 丞相長思苦時運  
 都從僕發只難運  
 吳關去國三千里  
 莫笑絕肥受荔枝

此詩乃詩人皮日休諷刺當時的宰相李德裕的茶癖而傳至今日的，這或者確有其事亦未可知。但一面亦表明了惠泉的優美。的確當時的宰相亦如詩中所云，未曾有一日忘記了飲惠山泉水的。而且特意設有驛使，從惠山山麓將惠泉水運至遙遠的京城長安，有這樣的記錄殘留著。  
 並且惠泉又依唐代的有名的茶人陸羽，而被鑑定為天下第一泉，當時盧山的康王谷「洞簾水」被稱為天下第一泉。  
 惠泉是由惠山麓的「若水洞」湧出的，逐漸降低而流成上中下三個水池，而注入小河。池的形狀是上池圓形，中池方形，下池四角形。附近亭壁上有刻有名書家趙孟頫題孟泉的筆蹟。

或秋天紅葉的時光，倍加景象的繁麗。此外還有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宜興八景，這幾處名勝實有可觀：如「銅峯翠峯」，「龍池曉雲」，「玉潭凝碧」，「蛟橋秋月」，「張公仙洞」，「周侯古祠」，「瀟湖晴浪」，「洪洞雪簷」，這就是八景的名字，由這此名字中，可以看出來，此八景的美景與可觀點，恐怕也不亞於燕京八景罷。  
 全縣市鄉，有七市十三鄉，城的南面對着青山，背面倚靠着運河，在此山水中間，更顯出宜興的美麗，因位置的優秀，所以交通便利非常，城內市面有高樓大廈的影照，繁華無比，人烟稠密，熱鬧非常，並且此地學風很盛，自中學師範、高初小學，及幼稚園等，計有一百餘所之多。居民的職業，大多務務農為生，出產豐富，更有許多新奇產品，如南山竹木筍果，漬上的瓜菜了，著名於全國，縣中名人，詩家，文豪亦復不少，所以宜興可說是人傑地靈了。



售代有均店貨百大各



怎樣創造自己的生活？

· 景 韓 譯 ·

對於你今天的成就滿意嗎？  
那就是你昨天耕耘的收穫；  
那就有更好的明日嗎？  
你希望有今日耕耘的結果。

畢其爾說過：「露珠在蓮花裏，而不在那  
荷花裏，因為這朵花張開牠的花瓣，容納了露珠  
；那朵花却閉上了花瓣，排除了露珠。」對於你  
今天的成就滿意嗎？那就是昨天耕耘的收穫。  
你希望有更好的明日嗎？那就是今日耕耘的結  
果。我們由生活裏所獲得的結果，就是我們平日  
所表現的成績。所以世人給我們的利益，正是我  
們給他們的，好像一面鏡子，映回我們的臉龐，  
我們若真笑顏開，牠便映回歡樂的面孔來；我們  
若垂頭喪氣，或怒髮沖冠，牠也是毫不隱瞞的顯  
出我們當時的醜態來。世間就是一條噴嚏而鳴的  
走廊，牠有回音的本領。所以我們對人家怎樣，  
人家也對我們怎樣，就是：在我們本身不能發現  
的事，亦不能發現於對方。

「生於同一家庭裏的兄弟們，環境相同，有  
的流芳千古，有的老死草莽，無聲無臭。」同樣  
的原料，可以做成華美的瓷器，也可以做成粗糙  
的陶器。我們無時不在尋求我們所希望的事物。  
如地理學家在鋪路的石子上就可看出牠的結構成  
分；植物學家由於觀察花草，就可得到許多意外  
的知識，這些花草，常人却毫不注意，輕意的踐  
踏去了；天文學家以觀察星象為樂，其實已得  
到了天文的真理，至於常人却很少向土質的。  
自然界也隨我們的心情而改變；牠對心愉快  
的人們露出笑容，對悲傷的人們表示愁思。當  
我們心情欣悅的時候，便覺得啾啾的鳥鳴，格外  
清脆，就是習習的輕風，潺潺的泉水，也和我們  
一同伴奏着佳音。當我們心情憂愁的時候，一  
種黯淡淒涼的景色，便會立刻籠罩了大自然的  
面孔；太陽雖仍然照耀着，但不能映入我們的內  
心；鳥兒還在啾啾的唱着，但也不能震動了我們  
的耳鼓；甚至悠揚悅耳的歌聲，也變成厭煩的饒音  
了。

我若信賴他人，我也被人信賴；我若懷疑他  
人，我也被人懷疑，愛人者，人恒愛之；惡人者  
，人恒惡之。我們將比磁石，吸引同心同德的朋  
友，直到我們自己已被同類包圍起來為止；恰似人  
體各部器關的功用一樣，都很密切的互相連繫着  
。若一部發笑，全體都覺舒暢；一部受苦，其餘  
各部，也都表示悲痛。  
來日的成就與否，只看我們今日的努力如何  
了。我們的意志將顯示出牠的特性。個人的志願  
，就是他將來成功的象徵。沒有遠大的希望，就  
沒有光明的前途，這都是對那沒有志願的人而說  
的，人之成就與否，只以意志之強弱而定。所以  
知道了某人的志願，我們就可以斷定他將來的成  
就和他本身的性格，也就有了他的運命的表現。  
我們應拋開阻碍前進的悲觀主義。不應提防遭遇  
惡事，但須期望好事的降臨。須有一個能帶來黃  
金時代的意志，儲藏於內心，那麼，較好的時光  
，不久便要降臨了。凡是那些希望成大功立大業  
的偉人，就是公衆的恩人，滿心燃着希望火招的  
人，無論何時，總是為人所矚目的。  
我們都知道，由於同樣的原料，有的把牠建  
築一座堂皇的宮殿，有的却把牠造成一所茅屋；  
還有有的把牠砌成貨棧，有的却把牠造成一片別墅  
；工程師把牠利用以前，不過就是一片磚瓦灰土  
而已。一塊花崗石雖然是弱石中途的障礙，但却  
成了強者途中的一塊階石。使弱者畏縮的困難，不  
過當做了一種心理上的跳板，藉着牠的彈力，可以  
跳過失敗的深淵，而能達到穩固的成功之途。有  
一些人們，很像蜜蜂，牠能由每朵花草採集蜂蜜  
；還有一些人們，却似蜘蛛，只吸去了花中的毒質  
。有的人在何時何地都能尋找快樂，快樂的天使  
好像永遠追隨在牠的身邊；有的人時常長噓短嘆  
，顯出如喪考妣似的愁容。凡是快樂的人看得到  
地方，都有美麗與諧合的存在，就是他的眼淚真  
望色彩的日光，映射他的身上；悲觀的人却看不  
見美麗的存在，他的眼淚好似灑滿灰塵的玻璃，  
因之把全世界的事物都看成悲慘的景象了。  
雖然我們都有眼睛，牠們的生理構造，非常  
相似，但有的却看不見美麗與諧合的存在。同樣  
美麗的光線，映在網膜上，但牠們顯出的像，是  
何等不同呢！有的在郊野的地方上，只能看到砂  
礫。牛犛和蕪菜一類的東西；有的却因看到牠的  
美麗，竟被沉醉了。一人看到一朵美麗無比的玫  
瑰花，他以為那有什麼新奇，不過牠的花水能治  
眼疾而已；另一人却能透視牠內在的意旨，看  
到牠那天然配合的均勻的顏色，嗅到那悅人的芳





窳友術 (三十八)

旭生譯

香，因而想到了上帝造物的本意，所以玫瑰花居然成了一片透鏡，由於牠的美麗，我們便洞悉了造物者的真意了。

因爲我們可以看，但沒有看見美景，我們可以聽，也沒有聽見佳音，所以縱讓我們工作。也是無所成就。從前有個名叫麥克爾安琪羅的藝術家，曾奉太子之命，造了一個美麗的雪人。

灰、和水等成分組成；並且說，若自然將這些物質，加以完善的配合，泥土可成瓷器。再畫上花樣，也可放在國王的宮殿裏；那麼，泥土若再加

問題

(一)華森博士(Dr. Watson)一邊看他的筆記一邊沉思着。『今年我九十五歲，回想我這一生都作了些什麼事！懦弱的荷姆什麼事都不得靠着我做——我曾作了多少科學上的新發現，我也是一個很好的棋手，我真是一個偉大的老人。』

「如果你以三乘我得麻瘋病時的年齡，或以三除我與瑞斯克斯對奕時的年齡，或把我用拖鞋打荷姆的頭的那年的年齡加三，或把我患咳嗽那年的年齡減三，則所得的數目都是一樣的。那也就是我由瑞芳巴瀑布的山坡上滑跌的年齡。」

這些年齡的總和是九十五。你能否指出這些年齡都是多少？

(二)我們用了我們錢的一半，買完了東西以後，我們所剩的分錢數目正和我們原有的元數相等，我們所剩的元數恰等於我們原有的分錢數。我們一共用了多少錢買東西呢？

(三)湯姆和笛克的年齡加起來是四十四歲。笛克是湯姆年歲的二倍，當笛克的年歲是湯姆年歲的一半的時候，亦即湯姆是笛克年歲的三倍的時

候。當笛克的年歲是湯姆年歲的三倍的時。問湯姆和笛克各年多大歲數呢？

你能明白這個問題嗎？看明白了以後再算一下湯姆和笛克的年齡吧！

(四)有兩個書房中各有不同數目的椅子和三腳凳。如果把每一個書房

裏每一條木腿(三腳凳和椅子的木腿)都變爲一個三腳凳，並加上與原有三腳凳的數目相同的椅子，則每一個書房中之木腿比原來都多了一百個，問這兩個書房內各有多少三腳凳和多少椅子呢？

汽船往上游又行了二十分鐘以後，他想起那瓶子也許有被別的船碰上的危險，所以他又轉回去追那個瓶子。他並沒有改變汽車的馬力，他在離他第一次遇上那瓶六哩的地方追上那瓶子。他知道那瓶子是從離他追上瓶子的地方十八哩的一個軍營中放出來的。

第三十七次答案

問那個瓶子在河中共行了多少分鐘呢？

(一)第一年會員九人，第二年會員三十二人，每年所收入錢的數目必是一個數的自乘方。那麼兩年之收入之差亦即兩個數的平方之差。因 $x^2 - y^2 = (x+y)(x-y)$ ，所以 $(x+y)$ 必爲 $0.83$ 的兩個不同的因數。由試驗知道 $2.05$ 的因子只有 $2.05$ 與 $1$ ；所以 $x+y=2.05$ ， $x-y=1$ 。

(二)最少的數目是八三，一六一。但那錢的總數是要比由2到12的個公倍數還大。而且他的總數須能以13除盡。適合於那種情形最小的數目就是2025。

(三)有飛着的鳥和箱的重量與有落着的鳥和箱的重量相等。這種向上的壓力又恰等於箱內飛鳥所受空氣向上的壓力正等於該鳥的重量。這種於那隻鳥本身的重量，所以有飛着的鳥和箱的重量恰等於有落着的鳥和箱

# 文藝批評的我見

舒星

## (一)兩種不同的意見

現在，文壇上時常聽見兩種不同的呼聲：一種是擁護文藝批評，希望它走上健全的康莊的大路；一種是只重觀創作，而輕視批評，認為有了創作就夠了；創作的真價，應當由它本身去表現。

前者高呼着：「一切事務是離不了批評的；一切事務之有發展和進步也全靠批評之力。」又慨嘆着：「中國批評界的微弱！」「對於創作界讀者界兩相有益的文藝批評又是的少！」後者的意見是：「自從文藝一門中添了批評一項後，文藝圈裏的人感到拮据起來……自己對自己的作品，不敢有個主觀的意見；所以任憑批評家隨意踐踏。由此一點看來，批評家是不必需的東西，它對於高超文學的發展上，連一點功用也沒有。文學原來就是隨便說的東西，那麼批評家便地道的成爲阻礙文學前進的惡魔……」

上面的言論，簡單的去，只是一個擁護，一個輕視；若詳細分析問題也很複雜。那麼，何是而非？只有在最後寫出，現在先按部就班的探討下去：

## (二)文藝批評的意義

有人說：「說明文藝批評的意義是很難的，猶之說明文藝的意義。文藝是變的，文藝批評自然也是變的；所以它的意義也是時常變的。我們說文藝批評的意義是什麼，只說它在某個時代的意義是什麼。一個定義雖然很含混，籠統；但是我們在字裏行間，加以一番思索之後，至少可以知道文藝批評並不是無聊的「捧場」或「護駕」，而專拿拙句，技巧的批評，也還是餘事，其最大

的意義，是要解釋作品的思想，和注意它的時代背景。

再說得具體一些：文藝批評是正確的估定作品的價值，分析作品中思想和技巧的正確或錯誤，優美或粗劣；正確優美的加以表揚，錯誤粗劣的加以糾正。如此，直接可以使作家們認識了明

## 人貧智起

小學教員，生財有術。

小學教員待遇的低下，早已有口皆碑，於是我們的小學教員們幾幾乎大半都是窮相畢露，這一般受過教育的師尊們，兩腳既無幾三輪之力，又不願做那些個犯法的勾當，然則却又不能就這樣的餓死。

確實的據說，某小學的教員們，年前曾發起儲蓄會，讓學生把每日的點心錢，提出一部，交與老師代存，美其名曰「勤儉增產」，日積月累，到了今年暑假，學生們都到老師跟前討債，不料老師已將儲蓄會的公款全部動用，只好這個學生給一毛，那個給兩毛，慢慢打發，師尊的信用全失，學生們呢？既在矮牆下，怎敢不低頭，也只有自認倒運而已。

由此一事，足以證明我們的小學教員們，真是其慘堪憐了。

確的方向，不致步入歧途，讀者們也不致被作品中失掉時代性的思想所蔽蔽；間接可以增高創作的價值，促進文化的發展。

## (三)文藝批評的歧路

但是我們檢討一下，目下批評家是否按照上面指示的路綫，正常的前進着呢？恐怕大多數都

是走入了歧途，而尚不自覺！只覺得自己一做了批評家，便掌握着文壇上無尚的權威。不管自己是否有深湛的文學修養，是否對於時代思潮有了精確的認識，只仗着自己能寫幾篇流利空詞的文字，運用些冷嘲熱罵或是恭維應酬的無聊文字，便目空一切，信口雌黃！因此所謂文藝批評的評價，越來越低！創作家與批評家的隔膜，也越來越深刻化了！

文藝批評一脫離正確，失去意義之後，便很容易產生下列的幾種病態：

## (A) 吹毛求疵

嚴格的說起來，這種斷章取義，尋章摘句的工作，是够不上稱爲批評的。作家的個字用錯了，或是某一句發生了語病，批評家固然也有糾正的責任；但是不能認爲這局部的錯誤，便是全體的錯誤，而任意攻擊，漫罵。至於純感情的衝動，不以作品爲批評的目標，而以作者爲目標，故意的吹毛求疵，冷嘲熱罵，那已是文盲的行爲！——病入膏肓，不堪救藥了！

(B) 捧場式的讚美——記得有一段文字記載：「某一位批評家，當他和一位作家友誼深厚的時候，他對於這位作家的批評是恭維備至；後來他們彼此開起了衝突，便一反曩日的態度，攻擊，漫罵得不遺餘力！」這種爲了友誼的關係，捧場，恭維式的文評，是和無聊的攻擊，漫罵，同樣沒有價值；也同樣是文人的污跡劣行！

## (C) 主觀的批評

批評家往往容易偏重於主觀的發展；因此往往發生了各自爲是的偏見，也往往發生了許多無聊的爭辯。須知批評和鑑賞是絕對不同的。鑑賞是可以用主觀的愛好，去接近作品，憑個人的性情，去評定其價值，這是可以自由的。批評是以真理爲主，用冷靜的頭腦，純客觀的態度去觀察作品，然後再施以明確的剖示與分析；所以戴着有色眼鏡去評論作品，那只是鑑賞，而並沒有走上批評的正路。

## 關於寫作的命名

· 宇明 ·

我們拿起一本書要讀的時候，差不多總要先看看它的目錄，那一個比較順眼，便先看那一個；同時我們要買一本書，也總要先翻翻大題目，有了合於自己口味的東西，就買一本；如果沒有感到興趣的東西，就許不買，最近書友的封面，改成現在的這種方式——標出內容的要目來，大概就爲的是便於讀者在購買時可以節省些挑選的時間，因此聯想到一篇寫作的命名問題，很有研究的必要。

過去的科學時代，作八股，作策論，都是先把題目出好，然後再照題起承轉合的發揮，例如題目是「漢光武論」，於是每一節，每一段裏，總少不了「漢光武」三字，這才算切題，不然的時候，稍微一離題，便不算好文章，直到現在小學裏作文，仍然採用這方式。

可是自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一般新文學家的作品，却一改從前舊時代的作風。他們隨意的寫，感到甚麼寫甚麼；他的筆就順着他的腦子任意的寫，寫成以後，再隨便給他按上個題目。有的時候，還按照內容，找出一個比較合適的名詞，有時候就許隨便從作品中找出一個句子，或一個字作題目，甚至於連題目都不給，只寫個「速寫」或「無題」。即便先給他限出題來，去問他徵求某一類的作品，他也會把文章作得老遠老遠的，才自覺的轉回來；他們根本對題目不在意，更不要說「切題」了。

以上的兩種情形，比較一下，當然我們知道前者的方式太東縛思想，牽強附會，過於迂腐；可是後者的方式，就十全十美了嗎？我覺得很有考慮的必要。

固然一部成名的作品，不在乎他的命名問題，只要內容靠得住，它就會永遠生存下去。可是按普通情形來說，尤其是初學寫作的人們，如果對他的作品，命名太馬虎，總是覺得不妥。例如本來是一篇小品或隨筆，如果給它戴上一個像論文一樣的题目，又如很平常的東西，你給它加上個很驚人的題目；使讀者讀完之後，感覺到內容空虛，而不滿足，以爲你太誇張，「掛羊頭，賣狗肉。」又例如你所寫的是關於國際的文字，或政治論文，以及文學批評，你却隨便給它個很平常的甚或故事一樣的题目；那麼即使在讀者讀了以後，會感到滿意，可是在沒看之前，你這種平淡無奇的標題，很容易被人漠視，往往很好的一篇內容，給人家忽略了，尤其是初學寫作的作者，常常因爲命名不當，投寄出去的稿件沒引起編者的注意，而永沒有發表的機會。

記得去年三月間，有一位同學，因爲隨着學校團體去到濟南青島旅行；回來的時候，寫了一篇遊記，投在某個雜誌上，結果等了好些日子，沒有發表。可是他對於他自己的這篇遊記，很感到興趣，很願意找機會發表出來。於是把原稿拿來，求我給刪改刪改。因爲彼此不容氣，便馬上接過來讀了一遍，却覺得裏面的文字很精彩，描寫很生動，似乎是沒有地方可以改動。這樣一篇好文章，怎麼竟沒發表？後來我悟出了癥結，只把它的原題——青島濟南旅行記，改成了青濟途次，叫他換換筆名再試試看。後來果然不久就在原雜誌上發表了。「這篇作品的發表，完全是你這题目的功勞了。」這當然是他的客氣話，但我以爲他該不無一點關係吧！

總之，既然是現代的人，當然不能津津於過時代的演繹式的先有題而後有文的方式，可是也不能過於崇拜那對於題目毫不關心的作風，我們要在作品完成之後，細細的，審慎的，歸納出一個合乎內容的命名。一篇很沉痛，文字不能給它個很瀟灑的名字，同樣，一篇很愉快作品，決不能給它加上個悲慘的頭銜。不要使作品與題目風馬牛不相及，而多少要叫它氣息相連，有點關連而名實相符。那麼在讀者方面，至少對於一個作品的命名方面，不致有所議論了。

文藝批評本是一種極繁雜艱巨的工作。批評家也負有偉大的使命和責任。一個認真明確，態度公正的批評家，是言不虛發的。他的一句話，一篇文，是能賜與讀者與作者莫大的影響和指導。但是，有多少批評家，筆下能具有這大的力量呢？那麼，爲文藝批評的前途計，批評家們不要再自憐自艾，而要從歧路裏趕快回頭，飄進了批評的偉大使命，而不懶不怠的努力工作下去。

(四)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批評

據上節所述來論，真有些使人感覺着：「批評家便地道的成爲阻礙文學前進的惡魔！」而幾乎要高呼着：「文藝批評是不必要的了！」可是我們不能因噎廢食。雖然「文藝的價值，可以由它自己去表現。」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有了文藝批評，也可以使文藝的價值，明確，有力；文藝的內容，也可以更逐漸提高，充實。所以我們還是熱烈的期待著有價值的文藝批評出現。

偉大的文藝批評，首先是要具有冷靜的客觀態度，精確的抓住了作品的時代背景，作品的中心思想和寫作的技巧，正確明晰的加以剖示與評

判。批評的對象，只注意作品，而不必顧及作家的名望如何宏大，或如何渺小，只要他的作品裏有了歪曲的觀念，失掉時代性的思想，不成熟的技巧，都要提出來加以合理的指示；反之，也要加以介紹與闡述。只有如此誠懇的，理智的文藝批評，才能促成文化的進展；也只有消滅了「擁護」，「漫罵」，「主觀的各種畸形發展的文藝批評，作家與批評家中間深刻的隔膜，才能打消，而互相誠懇的握起手來。如此才能完成文藝批評的真意。

# 星期顧問談話——冷儀

## 三一個無知女子的悲哀二

丈夫既有外遇，復嗜鴉片，應如何處之？

最近王凌華女士按照參加星期顧問談話的規則，首先寄來一封簡單敘述身世問題的信件，我便覆函約她在八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來社一談，至時王女士果知約而來。

王女士：是一位三十餘歲的少婦，態度非常冷靜穩重，一望而知是位家庭中的姊妹。略事寒暄後，便似多年熟識般的暢談起來。

冷儀：王女士是幾時結婚的？

王女士：是去年。

冷儀：您結婚很晚！您娘家人口一定很多吧？

王女士：家族父母都有，還有哥哥嫂嫂。我有四個姐姐，都很早就結婚了，我是父母最小的一個女兒，所以父母都不願意我老早就結婚。其實在我十幾歲的時候，那時我的父親還在外邊作事，認識的朋友很多，常常有人給我提親。可是我父親都不滿意，他想必須有資產，對方有能力，年歲門戶都相當，所以有許多很合適的人家，都放過去了！一直耽擱到去年才結婚。

冷儀：女士受的教育程度怎樣？

王女士：小學畢業以後，在我十幾歲的時候，女孩子進學校的，還沒有現在的多，家裏祖父還活著，便不肯叫我姊妹進學校，替我們講的中文，外國文的老師，在家裏讀書。後來我父親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好，常常有人請我們姊妹看戲吃飯，那時我祖父已經去世，我們可以自由的出入，書房也便不肯常去了。我的姐姐們，在我祖父在世的時候，她們便都和一般老親老友家的弟兄，結婚或訂婚了。沒有幾年的工夫，家裏便剩下我一個，那時可以說是我這最幸福的時代，後來哥哥到外邊去作事，嫂嫂也隨同去了，因為外邊生活程度高，哥哥掙的錢不夠養家，所以只是嫂嫂帶一個懷抱的小姪子去的。三個大姪子便由我扶養，我那時已是三十歲的人了，所以也不感覺怎樣勞苦。後來母親因病吸上鴉片煙，父

親很不滿意，因此，父母常常爭吵，家裏人口一天比一天多，可是進項並沒增加。日子就顯得很窄。同時母親娘家的弟弟，本來是很有錢的，因為只知吃喝玩樂，把一份家產都花完了，實在無法生活，就附居到我家來，依然是終日遊手好閑，並且還吸鴉片煙，所以我父親對於舅舅也很不滿。自從嫂嫂離家以後，便由我管家，爲了母親和舅舅的浪費金錢，我每天都要生些氣，還給母親錢，父親不滿意，不給母親錢，母親又不滿意，每天還要很難姪子們的吃穿，因此，我常常喜歡悶坐，想自己現在生活苦惱；父母都是個體諒我，父親逼我後省日用，母親又逼我要錢，到那一天才是個了事呢，我便不由己的流下淚來，前年，我的嫂嫂因為要生小孩回到家來了，我真是卸下扶養姪子的職責。

冷儀：那您的嫂嫂對您一定很好吧？您這樣幫忙她看孩子，

王女士：唉！人心是難測的；我嫂嫂平日爲人就極陰冷，所以她回家以後，不僅沒有感謝的意思，而且認爲我替她看孩子是應該的，因爲我是孩子們的姑姑呀！

冷儀：王女士說到這裏，眼圈有些很紅，我想她心中蘊藏着不少的憤恨。（王女士說到這裏，眼圈有些很紅，我想她心中蘊藏着不少的憤恨。）

冷儀：世事就是如此，熱心人常遇到的是沒有良心的人，所以世上才不平，若是都是熱心人，世上可以減去多少是非！您的嫂嫂實在太自私了，也可以說太無人心了，不過她將來總也有吃虧的一天，她這樣陰冷將來誰還肯和她共事呢！

王女士：我現在的遭遇，可以說一則由於我的父母太不管我的事，父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家庭一切瑣事上；如何儉省，母親只知吸鴉片，整大街，一則由於嫂嫂是極陰冷的人，因此我常常想到我的年齡是一天比一天大，結婚實在成問題；父母既不理會我的事，我呢，又是個舊式女子，也沒有認識男朋友的機會。我也許就在家裏生活一輩子，即便不結婚，家庭生活也不成爲問題，因爲我只有一个哥哥，將來一定要分給我一部分家產的，不過問題是在這兒了；父母在世，嫂嫂雖然陰冷，總還不敢欺負我，有一天父母不在，我想我的嫂嫂不會待我太好了，我想到這個問題時，我就會失眠。所以我現在想若是我嫂嫂待我很好，我不會念於結婚的，那麼我也不會有今日的遭遇。

（王女士已經不能阻止她的淚了，看看那悲慘的神色，我心中也感到一陣酸。）

冷儀：我認爲王女士不必恨嫂嫂，也不必抱怨父母，到是時代害人，以王女士的家庭經濟狀況而言，不至於讀不起書，偏偏那個時代女

性進學校的還不大通行，同時無味的應酬，牽扯你們姊妹走出書房，若是能够受到相當教育，自己能够經濟獨立，還怕什麼嫂嫂陰冷呢！就是現在你的一切問題，也不能成爲獨問題了！總之，沒有能力的女子，只有受環境的支配，是無法反抗的。所以您也不必傷心了。

王女士：我想到我爲人，從來沒有強暴過，爲什麼遭遇到這般可憐。

冷儀：唉！這是中國社會問題，並不是您爲人好壞的問題。中國多少無辜的少女，比您的遭遇還有可憐的呢，難道她們都作了壞事了嗎？總之，中國的女子地位可以說是正不正常，所以現在社會才有許多慘痛動人的故事，將來男女真正平等，女子都有自立的能力，即使走回家庭去作主婦，因爲有自立的能力在作保障也不會受到男性的壓迫，那時，一切男女的問題便都迎刃而解了。您的丈夫一定是由家庭介紹的吧？

王女士：他是我哥哥的同學的弟弟，去年夏天他的前妻才去世，因爲他也吸鴉片，所以和我別在煙館認識了，我別開食圖吸他的便宜煙，就說替他說親事，說的呢。就是我，告訴他，我手裏有首飾，並且是我父親最小的的一個女兒，一定會有一部分放我的，這些話打動了他的心。同時我的舅母也跑來和我說，告訴我他鄉下有地。城裏有房子，又和我同歲，家裏人口也簡單，只有一位母親，一位妹妹和前妻留下的兩個孩子。我當時聽沒就答應，可是想想也覺得很合適，後來他就作爲拜訪我哥哥，到我這裏來玩，打過幾次牌，我看他老實的樣子，後來他們才告訴我，他吸鴉片煙，我想世上那有十全人，以後勸他戒煙就是了，我嫂嫂整天慫恿我答應這門親事。我當時還想到嫂嫂爲什麼這樣熱心，我現在才明白她的用意：她是想叫我出嫁，將來就不用分他們的資產了，她這一點私心不要緊，都斷送了我一生的幸福。我毫無主見的答應了這門親事，不過要求他在婚後戒煙。她在我父親面前說，我已經願意了，父親可以不必參加意見了。我父親也就默認了。這次親事便算成功了。在訂婚後一個月便結婚了。可以說是去了嫂嫂一塊心病！

冷儀：婚後，您的生活怎麼樣？

王女士：從結婚以後，我過的簡直不是人的生活！他因爲吸鴉片，每天睡的很晚，他要我陪他談話，削果子，伺候他，可是天一亮，我的婆婆便起床了，我必須去伺候她梳洗整床，直等到她吃完點心，我才能再去睡一會，到婆婆吃飯的時候，我得陪婆婆吃飯，因爲他起的晚，兩頓飯都單吃，我再去陪他吃。婆婆出門，得送到大門，婆婆回來，得迎到大門，在婆婆的面前，從來沒有我的坐位，她是非常嚴厲的一位老太太。

冷儀：不用我提到戒煙，我婆婆也逼他戒煙，他和我婆婆要了三百塊錢戒煙，可是他拿着錢天天出去，結果錢花光了，煙也沒戒，我婆婆氣極了，往外鬧他，誰想他拿了我一部分錢和些首飾就走了，好些天沒回家，我婆婆叫我住娘家。有一天我一個本族嫂嫂來看我，她說她看見我丈夫帶着一個女人到一家煙館去了。後來打聽結果，原來那女人是一個寡婦，在離丈夫死去以後，被婆家給賣到下處去了，我丈夫替她贖身，她才得到自由，本來他想續娶她，可是我婆婆不答應，才續娶的我。

王女士：您的丈夫回家了嗎？

冷儀：他的錢都花光了，還不回來。回來以後，對我冷淡極了，只有和我要錢的時候，稍微好點。我這一定是那女人的毛病，我仔細想想以後怎麼樣活下去？沒法子，我便找您來了，希望您能告訴我一個好辦法。

冷儀：我認爲還沒有別的好辦法，只有離婚，和這種廢物式的男子活在一起，的確是苦惱！您現在手裏還有點兒錢，他對您還好一點，將來您的錢都被他耗費盡了，您的前途就更不堪設想了，我想您的父親還是疼愛您的，您可以和他商量如何離婚，離婚以後，未嘗不能再結婚，即便不能再結婚，娘家的財產也不能無份，女兒是有承繼權的。生活當不致發生問題，尋求職業當然是困難的，在家族不必和陰冷的嫂嫂一般見識，在未分家產以前，是沒有理由驅逐您的。離婚後的生活或許是淒涼的，但總比活在一個不明不暗的環境裏強的多！總之，您的悲哀都是由於您的知識不足造成的，既不足決定一事之是非，又不足以之養身。於是環境便支配了您的一切。我覺得您就去履行離婚的手續去吧！假使有什麼須要我幫忙的地方，我一定要幫忙您離開黑暗的家庭。

王女士：謝謝您幫忙，我以後若能過舒日子，都是您給我的！

冷儀：不客氣，我們都是女子！

王女士：我回去了！以後短不了來麻煩您！

王再見聲中，我望見這怯懦的背影漸漸消失了，我默默的思想：「多少女子的悲哀，是基於無知上呀！」

# 雖非根本辦法 也權且施捨一點吧！

宋·李哲

乞乞應否施捨

社會上的乞丐，彷彿身上的虱子；要想身上沒有虱子，那末便應當先脫掉身上的舊棉衣衫，把身體弄乾淨。不然，那怕像不斷的捕捉，或以齒嚙之，或以指擠之，而虱子却仍舊繁殖，最低限度也總有一些寄生在身上，沒有法子肅清。

解除身上的虱子，必須根本消除虱子的發生與存在，所以要想把乞丐問題根本解決，也只有根本把掉下乞丐的牌匾。否則，乞丐的存在，終歸是自然而合理的；絕非「變態的」；「病態的」或「不正常的」社會現象之一。同時乞丐的存在與

## 結束兩個問題的討論

### 再提出兩個新問題來

古今

論壇上提出討論的兩個問題：「乞丐應否施捨」與「吃素呢吃葷呢」，都已刊登過幾次了，而且一般的說已可出論議的共同趨向，將出一個比較正確的主張了所以我們應該把來結束了。

關於「乞丐應否施捨」問題一般見解多認為乞丐是應設法救濟的；但個人的施捨不是澈底的辦法，我們應把這問題與整個社會問題關聯的去解決，因此也就須由社會問題的眼光去分析去把握這個問題，概括籠統的去解決。論是由社會方面，由乞丐自身方面，或由施捨者方面論斷，狹義的個人的施捨（廣義的施捨係社會救濟）是無效用的無價值的。因為單純的「救濟」不與社會的改革關聯起都無真正的切實的意義；而更何況是小小「施捨」呢，關於這問題我已在一七一期及一八三期大抵的談到了現在不再多講。

「吃素與吃葷的問題，本可以分別為三方面，也就是由三種觀點去探究：（一）由人體的營養（或對身心的影響）方面去看，二由宗教道義方面去看；三由經濟社會方面去看，關於第一方面，討論的結果，大體都傾向葷素混食——這實在也就是最科學的辦法（不果有許多細小的較詳細較深入的具體問題，如病人的吃食生理變態者的食品等問題，沒有人論及，這也許更可參考專門太特殊了）論壇刊登這方面的文字比較最多對於這方面的研究關於第三方面有幾位也談到過，都一致的認為應把肉食與素食採取適

發生，絕不是所謂「生存競爭」的自然結果，因為一開始便不會有過所謂競爭，有的只是一落生便開始的統治與支配之下的生存的掙扎。因此乞丐便絕不是「競爭」的「失敗者」。若拿達爾文的話來解釋，似乎失敗者便當然是「不適者」，而乞丐却是既非會經競爭者，又非競爭的失敗者，所以以為魚之於水，虱子之於身體不乾淨的人，乞丐之於現在以及老早以前的社會，都是「自然」，「必然」，而絕對合理的一種存在。

乞丐不會有過競爭的對象，（如果有，那就除非是和自已同一命運的乞丐）社會也不會允許過乞丐作任何的競爭。正如奴隸之對於主人，其間的關係絕對不容有甚末競爭的意味存在；有的只是統治與被統治，壓迫與被壓迫，榨取與被榨取，欺騙與被欺騙；此外便只是由這些關係的存在，而漸漸的發生出來的掙扎與反抗。

乞丐雖然是社會的寄生者，但却不是社會贅瘤——他們的微末的（其實已成了社會的嚴重問題）存在，比起顯赫的慈善家之群的存在來，並不絲毫遜色。因為慈善家們，也同樣的是並不高貴於乞丐的寄生者。其至於從心理方面來講，比起乞丐來，或許還不如乞丐之寄生於他人的同情與憐憫之上，固使「社會人士」稍受「賜與……的損失」，但其實是，其「善良心理」並不會盡數消磨，更且沒有「鄙污」得以致「品行」發生「問題」；雖然難免令一

些老翁太們覺得「可惡」，因而「憤怒」——那也未必不是因為老翁太們太自私，太愛動火。向彼們求一個銅子或一張分票而不得如願時，「背地裏」或「故意的使你聽見」他們的某些牢騷，原也是理所當然；而對於你却是毫無損傷，因為至少你已竟免去了「一個銅子或一張分票的損失」。試將接到錢時的感謝之情，與不能如願時的牢騷之語，連接在一起分析一下看，就不難發現乞丐的情感，是和你我一樣，十分自然，十分正常，絲毫也不是有着甚未缺陷的「畸形的或變態的」。反之，也是寄生者的慈善家們呢？慈善家大概也不失為正常的，非畸形變態心理之所有者吧？但寄生的方式，兩者却有分別；雖然同為正常，却各有其基點。因此便有這樣的結果：一方是形容枯槁，骨瘦如柴；一方是臃腫肉肥，錦繡盈堂，顯赫飛黃。一方是餓殍，遭人蔑視；一方是口是心非，鬼鬼祟祟，顯赫飛黃。一方是餓殍，遭人蔑視；一方是口是心非，鬼鬼祟祟，顯赫飛黃。一方是餓殍，遭人蔑視；一方是口是心非，鬼鬼祟祟，顯赫飛黃。

寄生乞丐之群，如果得到工作的機會，與以相當工作報酬，便不難發揮他們工作的能力，裨益於人羣社會；但慈善家者，却是以慈善作招牌，當職業的；而這種職業，在某種意義上，却不見得是社會與人類之所必需。只要慈善家在社會上不失為合理的存在，則乞丐的



勢現の局戦界世 年三滿戰洲歐

歐洲戰爭は滿三年を戦つた。開戦前から...

今日見るが如き全歐の大戦争にまで進化するとは、非常な達識者にあらず...

勢現之局戦界世 年三滿戰洲歐

註譯琳崔

歐洲戰爭、滿三年了。由開戦前、準戰時體制之德國、與開戦同時即明了...

註釋：△淺ハカ一淺見的、短見的、無腸肚的。△沙汰(名詞、風聲、消息、諭令)...



## 「火」車

(七續)

•老舍•

老五知道沒有找資的必要，輕輕退到張先生這邊：「這就查票了，您哪。」

張先生此時已和喬先生一胖一瘦的說得挺投緣。張先生認識子清，喬先生也認識子清，說起來子清還是喬先生的遠親呢。由于子清引出幹臣，張先生喬先生又都曉得幹臣：坐下就能打甘肅，輸掉了腦袋，人家幹臣不能使勁擰一張牌，老那裏笑不仰兒的，外揚人，絕頂聰明。嚶，是去年，還是前年，幹臣還娶了個人兒，漂亮，利落；幹臣是把手，朋友！

查票：頭一位，金箍帽，白淨子，板着臉，往遠處看。第二位，金箍帽，黑矮子，滿臉笑意，想把頭一位金箍帽的硬氣調劑一下：三等車，二金箍帽的臉都板起；二等車，一板一開；頭等車，都笑。第三位，天津大漢，手槍，皮帶，子彈俱全；第四位，山東大漢，手槍，子彈，外加大刀。第五位，老五，細長鼻梁也不好，臉也不好，勉強向右邊歪着，從小窗那邊進來的。



小崔的臉兒早早在大家記憶中，現在又見着了，小崔笑，大家反倒稍覺不得勁。頭戴金箍帽，眼視遠處，似略有感觸，把手中銀亮的小剪子在腿上輕磨。第二金箍帽和小崔點點頭。天津大漢一笑，趕緊板臉，似電燈的忽然一明一滅。山東大漢的手摸了攬帽沿，有許多話要對小崔說，暫且等會兒，眼神很曲折。老五似乎很替小崔難堪，所以須代大家向他道歉：「坐，坐，沒多少客人，回來說話！」小崔略感孤寂，臉兒上黑了一下，坐下。

(未完)

〔註〕 [a distant relative] 遠親，在通常會話裏亦常用，a distant connection 表示遠親或瓜葛親；以 [looking for ever into the distance] 譯車客憑窓「往遠處看」的神氣，甚為適切。distance 可作「遠景」，如 The landscape is admirable for its distance. (山水因其遠景殊可贊歎)；〔The third class〕於此處指三等車而言；〔chap〕普通是指「(地面或皮膚之)裂口」而言，但亦有時當「奴」，「漢」講，(此義之用法，略與 fellow 相同，而其前常有形容詞限制之，例如 tall chap; a queer old chap 是。); [a short laugh] 中之 short 是形容那個笑的時間之暫，以 a short laugh 來譯「那天津大漢一笑，趕緊板臉」的那「一笑」，頗為神似；〔回來說話〕譯為 [Let's talk about it afterwards] 似不恰恰，因原文並未說要談什麼事情，故如譯為 "Let's have a talk afterwards." 似較恰當。



THE FIRE WAGON

Translated by Dr. Alfred Hoffman

The boy, who saw no necessity for a quarrel, returned quietly to Mr. Chang. "Tickets are going to be inspected now!" he announced.

Stout Mr. Chang and skinny Mr. Ch'iao had meanwhile got into a friendly conversation, for they had found a mutual acquaintance be the name of Tzu-ch'ing, and this Tzu-ch'ing was, as they discovered, a distant relative of Mr. Ch'iao's.

(由于子清引出…)至「幹臣是把手，朋友」未譯

Ticket inspection: the first official was a man with a gold-braided cap and a soft, white, expressionless face which seemed to be looking for ever into the distance. The second man, also with gold braid on his cap, was a little dark dwarf whose whole face was a mile that compensated for the grimness of the first official. In the third class, the faces of both men became equally grim and expressionless; in the second class, one remained grim and one became friendly; in the first class both smiled. The third man was a big fellow from Tientsin, with a revolver and a belt full of cartridges. And the fourth was a tall chap from Shantung with pistol, cartridges, and a big sword hung round his waist. The fifth was the boy who, as he could neither stretch out nor draw in his long, thin neck, was obliged to bend it over sideways to the right. They began their ticket inspection with Little Ts'ui.

The green face of Little Ts'ui with its black teeth was well known to all of them. When they saw it again now, with Little Ts'ui smiling at them, it looked tired to them. Gold braid Cap Number 1 fixed his gaze on a point in the distance, as if he were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there, and tapped leg with the little shining ticket-puncher in his hand. Gold-braid Cap Number 2 exchanged a nod with Little Ts'ui. The big fellow from Tientsin gave a short laugh, but immediately put on a grim face again, like an electric light flashing on and off.

The hand of the tall chap from Shantung fumbled around with his cap. He had a lot to say to Little Ts'ui, but, his eyes shyly averted, decided to wait a while. The boy himself felt embarrassed at the situation in which Little Ts'ui found himself, and he therefore felt called upon to apologize to him for the others: "Please, please! Do sit down again! There aren't many passengers! Let's talk about it afterwards!"

「小崔略感孤寂，臉兒上黑了一下，坐下。」一句未譯

(To be continued)

畫像



她常唱：「準是啊，把我忘了，歸來吧，幸運我的心……」

· 金德 ·

我發問深怕阻斷她自己的思緒，可是我又加上了這一句。

「女人也好假慈悲，不信嗎？吉普息歌女又不是你，更不是你的任何一個親人！」

「不許你再說，反正我不叫你管。」

我在一旁暗笑，這熱情豐富的孩子隨便在遺動自己的感情，居然間又注意到吉普息歌女的悲哀了，我不再理她，躺到沙發上想因為甚麼她忽然注意到這幅畫像？從無意間一天晚上陪她到熟悉的書舖找些書看，走過幾家也沒買到一本，後來在古玩攤上發現可以在桌子上擺的歌女畫像，我看很好要買，她一點不喜歡並且命令不許我買，可是後來她終於就我買了，買回家來仔細查看，原來在像的底下印着一串小長字 (Credits)：「吉普息人，可是為甚麼以後她就對案頭的這張像片不反感了呢？而且如今又注意到吉普息歌女的悲哀？」

「今朝呀，只有今朝，我還是這麼窈窕。」

鐘聲響環繞於耳境三次，夜整個掩息了春郊的原野，靜謐中偶爾縵於籟聲太息，空冥漆暗懷念那遙遠的煙塵，時許已然走過無數的分秒了。

案前放着一對紅色琉璃質的花瓶，嵌着半疏半密的白丁香，有的像是有發鏽了，可是斷續仍有微風吹來的清涼的花香，綠紗台燈的柔光裏，「有如蝶翼羅紡的雲裳在飛舞，一個輕俏的影子，」她卻對這幅「吉普息歌女」的畫像神往了。

「喂！思量甚麼呢？別攪亂我的思路行麼？我是在為吉普息姑娘悲哀哪！」

她，這富於沉思的姑娘，却時常多愁善感，她不許

明朝呀，啊，明朝萬事都要休了！只這一剎兒，你倒是我的所有；死時候，啊，死時候我只合獨葬荒丘！

我都為這低怨的歌聲感動了，我的發亮的眼睛在打着拍子，我知道她唱的正是茵夢湖裏那個吉普息歌女所唱的動人的曲子，我懂得其中的意思可是我不懂為甚麼鈴那孩子也學會了這首歌？

「鈴！為甚麼唱這樣動人的歌子呢？」

「為了同情心，為了同是女人的緣故。」我更清楚那孩子的感情怎樣濃重？讀一冊小說就讓她注意起吉普息歌女了麼？因為夜很深了，我不忍再使那孩子重心思，從沙發站起來擁抱了她的身子，並且吻着那有點玫瑰花味的嘴唇，告訴她：

「吉普息歌女又不是你，我不許你太善感，睡吧，孩子，閣上你倦了的眼睛。」

熄了燈光，那張畫像也消隱在黑暗裏，

(一)

「吉普息人就不是人了麼？」近幾天常是反覆的想，我又懷疑起關於輕視吉普息的書籍。內容說得他們同她們那樣壞！

窗外的槐樹長了些綠嫩葉，天上跑着輕軟軟的薄雲，我坐到壁爐前面的長椅子那裏，攤開一冊關於吉普息幼小人論，近來我也注意關於吉普息人物什麼了。

鈴清早起身吃過早點就到紅那裏去了，紅是個時代的小女孩，談吐大方，舉止瀟灑，既善舞又精於技術，於是鈴同紅做了朋友，可是玲有我，紅却失了戀，她常唱：

「準是啊，把我忘了，歸來吧，幸運我的心……」

我仔細的開始看這冊吉普息幼小人論：「……吉普息人最出發現於印度中部，純然是一種流浪民族無業遊民……我有一個幻想，那好看的歌女會是吉普息人？」我又看下去，吉普息人的職業是盜賊小偷佔最多數，（我不禁有一聲太息）其次變魔術，算卦的，補鐵鍋……為生者亦很多，如今流落於土耳其，匈牙利，西班牙等國……漸漸我的腦子又跑到那歌女上面去了。「真奇怪，那樣美的女人會是吉普息流浪人！」

壁間古老的暗紫色威尼斯水城的油畫，表現另一種美的境所，一個絕妙的風景區域，漸漸由窗幔，米黃色的壁面又專注於那秀巧的女人——吉

普魯斯人的情形，簡直我甚麼都想，我給那冊畫圖上，走到窗前往外面  
的燕子追逐於蔚藍的天空上。

鈴回來了，嘴裏吃着奶油糖並且買來一束百合花，換了瓶水讓它代替  
了丁香香，玲不理我也不分給我糖，春天是來了，她的臉上早就有了春天  
的微笑，可是今天不言語更不嬉笑了，我懂得爲了甚麼故意跟她說：

「回來啦！爲甚麼不理我哪？玲！」  
「不——噤！」  
「沒羞，沒羞，那麼大個子了還撒嬌哪！」

「又撒嬌了！沒出息，同我還計較？」  
我故意也生氣似的抱怨她，那孩子偏不肯讓步，我慣用一個法子就是  
在賭生氣的時候，說個短故事（這裏當然是瞎講了）於是我重歸老套：

「從前有一個孩子，經不起針尖那樣的點事就生氣！後來，後來  
……（本來我沒詞麼？）……說到這裏故意做做容態逗得她笑了爲止，果然  
她又笑了，像百合花。」

「吃飯沒有？」我得寸進尺的慰問。  
「哪兒可以在人家那裏用呢？」（人家是指着紅家。）  
「那麼——會兒我們一齊用吧！」

她點點頭，空氣又容得涼熱，她全發了汗，我用手帕替她經心的拭  
着，外面有一對蝴蝶在陽光裏飛。

「夏天到那兒玩去呢？」她問我。  
「北戴河你不喜歡去，青島你嫌人多，不如北京。」

談到游泳，鈴是個人材，一到夏天差不多天天游泳，紅就是她在青島  
海濱認識的朋友，紅也是一個游泳家，可是我的技術反在鈴的技巧以下。

我們用過早飯，今年特意給她添了一份「栗子炒白菜」，因爲她喜歡吃，  
所以也就特別高興地吃了許多，並且還謝謝我。

她坐到靠近我這方面的沙發看畫報，彷彿我忘了關於吉普魯斯人畫像  
，我卻下意識的吹着口哨。My Fate is in your hands 的哨子，她扔給  
我一塊醉人的酒香堵住我的嘴。

鈴忽然記起那幅畫像，她跟我說那小嘴，紅也有，同嘴角那顆珠  
色的小痣不是「一樣嗎？身段圖畫亦彷彿，我覺着亦有幾個地方太像紅了，  
求鈴給我一個畫請她來玩，藉機會再品品她的容貌，鈴懂得我的意思  
答應了。

紅，親身經歷過有些像茵夢湖的那個歌女，我愈想愈像；有好多處  
一樣一樣，線條，長眉，黃頭髮……鈴在旁邊放下畫報繞着春天的小薄

線衣，窗前一半槐樹的蔭影，無線電放出「小夜鶯」的曲子。  
不久紅來了，穿了一件嫩紫色的小馬甲，黃色的綵髮散在肩邊，細長  
的眉，小紅唇……仔細的留意她，果然面龐像極了，紅確實有  
的地方像吉普魯人。

「請坐呀，紅姐，像來到自己的家一樣隨便，用茶吧……」  
「別招待，鈴妹叫我不好意思了。」  
「紅小姐隨便用些茶點吧！」我亦盡了主人之道。

「我還真還有你兩三本書，你今天帶回去好了。」  
「就放在這裏也沒關係呀！」她們是最愛文學書籍的  
她們彼此親熱的談話，我有時候也插進去說幾句，可是我大部分精神  
在看着，小紅那長眉毛……

「我以爲一篇東西，一部小說，非用美的筆調不可，我主張唯美主義  
，所以我喜歡王爾德的東西，最感動我的是施篤謀的「茵夢湖」，巴  
基的「秋天裏的春天」小仲馬的「茶花女」，莎士比亞的「情情」，它們  
直接給我一種美而深刻的印象，有時候讀他們的書感覺到輕鬆柔美  
，像音樂一樣的陶陶陶……」

鈴滔滔不絕的發表會讀過那樣的書的一部份偏見，紅同我像學生似  
的聽着先生講書：  
「左拉的『娜娜』，盧梭的『懺悔錄』，脫爾斯泰的『復活』，屠格涅夫的  
『父與子』，都多少帶點色彩，尤其左拉的『娜娜』帶着濃重的暴露性  
，以法國大革命做背景，描寫一個女子娜娜可歌可泣的事情，我不  
喜歡這類近於粗線條的名著，不如多讀些王爾德的『溫德美夫人』的  
『扇子』，『莎樂美』，等等的書來潤飾一下自己的感情……當然這也  
是我個人的偏見。」

鈴成了一位演說家，她今天特別發出如此多的客觀的論點，紅僅僅的  
邊聽邊應的：「哪——是——」來表示出她在仔細聽，後來鈴停了她的演說  
笑道。

「簡直我成了廣告員了，像替誰吹噓似的，紅，你別見笑！瞧，茶冷  
了再換一盞吧！」  
「我哪能見笑，你客氣了。」紅欠身讓鈴換了杯茶。

我沉默了還半天，後來我抓到一個問題。  
「紅小姐近來常跳舞？」  
「倒不，本來也不會跳。」淺淺的笑着，雖然好看可是終不免在眉目間  
帶着一點愜意，這纔我又看看桌上的吉普魯斯人的畫像，「噫——更像。」

我這樣想，我用眼睛看了看鈴示意給她的。  
寶子全然蓋滿槐樹蔭涼，百合花的清香一陣陣流盪着。  
紅像一個沉默者，常是有話不對別人說，她有她自己生命上的積累，

# 友吾

她從我的帶像的神色亦注意到桌上的那幅畫像，她拿過來細心的欣賞着，鈴不介意的說：

「吉普息歌女的畫像，雖備有悲涼的身世呢？」

紅一聲不響，她自己却覺出空氣太滯了，愈以為話溜了嘴，紅又無表情的說：「送給鈴嗎？我挺喜歡她。」

「送給鈴嗎？我挺喜歡她。」我，我無可奈何的點了點頭，我後悔的不是失了那幅畫像，是因為這幅畫像揭發一個人埋沒很久的悲哀。

終於過了一會兒，「吉普息歌女，有如蝶翼羅紗的雲裳在飛舞，一個輕俏的影子」那幅畫像換了主人。

黃昏沐浴着一個寂寞的影子，向前踏出沉重的步伐。

(三)

自從失掉了「吉普息歌女」的畫像以後，我同鈴漸漸也忘了這件事，天氣更熱了像是到了夏天，槐樹結着成串的小白花蕾。家裏的鈴卻懷了身孕，每天我給鈴讀着離譜的小詩。如此這樣度過了一部分日子，每天我下班回來給鈴輕柔的讀一段較輕鬆的莫泊桑一類的文章。

紅總沒看鈴來了，鈴更從有了身孕就不會出過門。一天晚上我下班回

## 一個偉大的成功



「這世界我真不願再活下去了，唉！可怕！真可怕呀！」

小平。

天氣很冷，正像嚴冬一樣，好幾天了；天空總是這樣陰暗而且多風，所以人們幾乎記不清上次看見着壁上的時鐘。『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一百八十……二百零……這是我

太陽是在幾時！

雖然有着鬱悶

的天氣，但我却更

有着愉快的心弦。

一間不大的房

屋中，平坦的放着

兩張舒適的沙發，

一張堆滿了散亂書

籍的方桌，和一隻

潔白的小鐵床，一

切都靜悄悄的立在

那裏，好像是畏縮

着外面的暴風，僅

有我自己一陣陣低

微的數錢聲，伴奏

來見鈴拿着一封信在抹淚，我從袖手裏拿過來讀，原來是紅的來信。

『……我喜歡那幅吉普息歌女的畫像，因為她像我，並且我亦有她同樣的命運，多少次我愛唱的（……準是啊，把我忘了，歸來吧，幸運我的心！）這挖苦我心的面一半可以安慰我的曲子，我自己有着自己以為不必洩露的抑情，常是由那支曲子喚醒我瀕瀕的生命，常用理智壓制自己熱烈的感情，因為他叫我等待他，雖然我知道像水洒在地上——種他不能再回來，或者另外愛上另一個好看的仙女，我終久是如此固執到底。我要走了亦是要去找他，謝謝你們贈給我的畫像，亦希望你們記住一個飄泊的女人，最後請別聽聽關於我的身世與遭遇……』

淚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彷彿「畫像」主人同時在這暮色煙塵中消失。天都瘦了。我亦有一聲悠長的太息。

# 文潮

的生命線，除了愛情以外沒有再比牠偉大的了。」我自言自語的說着，十分用心的將牠放在枕頭底下。

近來，我的確變壞了，我不敢使自已接觸寂靜，因為寂靜會使我幻想，幻想女人們的笑、怒、喜；種種的嬌態，如果我得着一個她，我將……

外面的風颯得更利害了，在風聲中戰慄的不但來往的行人，連那小屋中的乾草堆都在那猛烈的大風裏顫抖着，都在濃厚的黑暗裏畏縮着……

一陣緊密的腳步聲驚破了我粉紅色的幻想，由那不單調的響聲我辨出一個女子，但使我驚奇的是這清脆的鞋聲靜止在我的門前。

突的，門開了，進來一個女人

一個年青美麗動人的姑娘，但是眉目間蒙罩着暗淡的驚慌。

「先生，對……不……起……求你……叫我在……這坐一會吧！我……怕……我……」她喘息着兩腿無力的倒下來了。

我的心像驚濤駭浪似的衝動着，我看着她下躺的少女竟麻木了，我站着沒動，一點沒動直到她呻吟着用淺淡的眸子掃着我時。

「妳……怎……麼了？小姐！……」

「請……你讓我到床上躺一會吧！先生……」她用手費力的支着身子，是那樣的使人憐憫，感動。

我鎮靜着跳到沸點的心，過去扶着她，將她送到床上，我替她將外面的綠色大衣脫下，顯明着裏面



# 二燕子園的彈性故事二

(八)

——真實故事——

·南宮楚·

晉瑛也在這一堆人里，馬興文就跟着她攀談起來。起初說話倒有條理，同行的人也不以為異，後來他說話失常，懷有戒心的同行小姐們漸漸次離去。他卻緊隨着晉瑛不放鬆一步，顯然是有追逐的傾向了，晉瑛於無法擺脫中先是敷衍，繼之不得已的應付，最後竟有些恐懼，漫遊山野，獨對着一個心理失常的追尋者，這情境真讓晉瑛小姐急得快哭了。

後來，在雙清附近，遇到了大呂和齊健，飽受驚慌的晉瑛，算是解了圍，他們一直陪她下山，陪她返回校園。

馬興文在下山中途，就已快快樂去。

「心理失常的人是怪可同情的。我們絕不可目之為瘋子。追求屢遭失敗，他後來怎樣呢？」我于同情憐惜中，探尋他的結局。

「……追求失敗對他沒有明顯的影響，他既不因之頹唐，也不徒事感傷。不過，他却有了強烈的反抗，他崇拜霍素里尼，極端的主張女人當回到家庭裏去！甚至倡言女人不必上大學，他願學獨裁者的獅子吼，就每早面向壁鏡，揮臂狂呼的講演。……更因為這幾次追求失敗，就把屋壁上滿貼了各種標語——Down with Girl(打倒女性)，唯小人與女人難養也，等等詞句……」

「這樣一個神秘性的人格，這裏確有有趣的補故事，是够我病居寂寞中啣咀的。」我感歎的補



充了這一句，又神往於他揮臂昂首獅子吼式的演講雄姿了。

鐘亭傳出鐘聲四響，晚飯時候到了，小劉也辭去。

## 故事之四

### 燕子園的三富豪

愛情的故事，講得多了怕人們會膩了胃，於是我換換口風，講些你們覺得怪平凡的事！不過發生于燕園青年人的學府界，也就不平凡了。

生存就要競爭，生存於如今災禍頻仍的年月，則更要競爭——埋下頭來拚命，然而，換得生活三要件——食衣住就必需「錢」，所以，換言之，如今聰明的競爭者都在出奇制勝的抓錢了。

抓錢是為生存，然而，目的雖同，手段各有不同；凍餓的要死了，人皆惜命，於是走大術，硬搶華貴女人的皮包，跑不脫，被捕，法律是鐵而無私，於是重則鎗決，輕則徒刑，此種手段，乃屬下愚，雖已喝飽，更要優裕的享受，進一步更要為子孫奠定溫飽的基礎，於是，捐款百分之五十下腰包，財物經手扣三分，賺的堂皇，扣的冠冕，倘還有美餽機會，更可名利雙收的運用

陰陽手，巧偷、妙騙、輕剝、淺削、讓人不知鬼也不覺。這類手段，乃是上智。社會上已司空見慣這類玩意啦，人們也多少會耍耍，但請先原諒我少見多怪，我絕沒有想這套玩意兒，也會搬到燕子園——這塊純淨又美麗的地方來。

後來，我覺到大學的另一面就是於不知不覺中訓練這一部能為生存目的而利用上智手段的人，於是儼然者良久，也自愧莫及。這裏提出的三位先生，是燕子園與財產上的三大巨首，敘述下他們的致富之術，不是有意的指責，乃是為警鑒於上智手段的參考，且他們都是飽經世故的有名望的人，對他們的人格自毫無疑問，說說他們的致富故事，也省得我們翻舊書讀陶朱傳記了。

第一位富豪，頭一名的大財主，是葉四漢，他是燕子園的開國元老。(但也是我們老同學)美國留學生，而且曾經海外弄來大批金幣，當時他是否動了心且下一部分腰權，就不得而知，因此深為愛才的老校長重用。歸來不久，起任為總務主任。

說起總務主任的職權來，不得不再讓我解釋一下，想你們已經知道中學不是有所謂庶務主任嗎——怪發財的差事，他比庶務主任還偉大，路子還廣。燕子園的米、麵、水、電、汽車、建設、花草，都歸他屬下。他屬下有實務課、膳食股、機器房、汽車處、奶廠、以及會計課的一部分職權。自然他屬下的用人，連大用人帶小用人也不下二三百人。至於，他是否財物經手扣三分，我倒不敢武斷。不過，據調查他的存款額數大得令人可疑。可疑他怎會兩袖清風？

讓我說兩件事做引子吧，以引起你們的揣測：

頭一件事，校長為一校之長，職份相當崇高了，但無私用汽車，每次坐的汽車，實在汽車房之一，而且，照例每次用完汽車，在一個冊子上簽字，月終由校長辦公費項下撥交汽車處。至於柴四漢呢，自己却有一輛私用汽車，自在逍遙的享受着。

「我相信無論那個青年都有  
着將來的夢，爲了實現這夢  
，他要衝破一切阻擋它實現  
的障礙。」

### 罪人 (三)

威孚



沒有人了解我。明白我，所以我好像世上多餘的一塊肉。可是，直到現在我還不覺得失意，還沒有灰心。不然的話恐怕不會見到我的。」

「你的家是那裏？家中都有甚麼人？」我開始套誘他的一切了。「我家吧？實話告訴你，在丁埠。還問人嗎？剛纔不是說了，只有我自己，祇剩了我自己。」他的眼睛有些濕潤了，他接着說道：「我妹妹被害了。我母親也可以說是被害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的，有很多害人的能手沒有人能看出他們的痕跡，他們受不到相當的處置；而除掉他們的人反而是正式的犯罪了。……我想你或者否認我這話。」

他喝乾了一杯，凝視着漆黑的窗外。滂沱大雨仍然在降着，雷電仍然是那樣頻繁。  
好一會兒，他說話了，他的聲音是那樣的低沉，緩慢，直彷彿極遠處的雷聲：「我的父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故去了。祇遺下一個與他一樣剛直，一樣認真的兒子，和一個適與他相反的懦弱的女兒。我母親也和我妹妹一樣，有些懦弱，

不愛說話，有事體是在心裏，不說出來。這，決定了她們的命運；而認真的剛直的我，命運也不過是如此。」

他低下頭，看着酒杯上的花紋，接着說道：「四年前，我大學剛畢業，更在銀行找了一個小放音。我的妹妹也是同年畢業。畢業後，她更與一個她的同事到丁埠去遊玩一遊，因為她的那個同事是住在戊埠的。若是我在戊埠的男友，我與她的友誼已深得很。她確實是美麗、豐潤，但是寡交寒。想不到竟交際的友人，是那樣的淺薄……若能那輩害人……在我想，我和去的友誼已深得很，或許不致於發生甚麼別的問題了，於是我向她求婚。兩次三番，她答應了，祇是口頭上的答應而已。在我認爲她的應允定是一諾千金。心中非常興奮，於是做了將來的夢。心中非常興奮，於是做了將來的夢。心中非常興奮，於是做了將來的夢。……」

得超出他的理想。我，本是念化學的。因為沒有適宜的事情所以暫在銀行中任事，將來有機會當然要發展自己的志願的。「地大物博」是我們用以來誇自己的財富的，但是祇誇口有甚麼用？細算一算，年產的糧食還不尼分配給四萬五千萬人每年的食用。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爲動力不足因而出產不豐。如果以機械力來代替人力或牲畜力。當然便可以解決了這個動力問題。然而因爲國家自己不能製造機械所以必須從外洋購買。其所用的款項決非一般農村所辦得到的。即使有了機械也因爲化學工業不發達缺乏肥料，或農村買不起肥料而使土質日瘠。既然缺乏機器爲甚麼不去製造？煤的埋藏量使全世界震驚，鐵的埋藏量也不少，然而中國向來是埋藏於地下而不去採掘的。已經開採的亦多半是西洋人握着大權，他們並將中國的原料品賤價收買再製成成品以高價賣給我們，我們的工商業吃了很大的虧。一切一切全是因爲化學工業不發達所致。所以我預備在「一樁大事」——結婚——完了以後，盡力的去發展我的振興化學工業的夙願。一個人的力量當然是很薄弱的，但是我相信祇要努力去作，不會不成功的。」

內政部立案登記證政字第十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九月七日出版

第二卷 第七十五號  
總號 第一八六號

## 吾友 (三日刊)

每逢一四七日出版  
每月發行九期

發行兼 顧 謹  
編輯者 顧 謹  
發行所 吾友報社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三(南)局四二八〇號

零售：每 期 二 角  
訂閱：每月九期 一元七角  
半年五十四期 九元七角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